

阿根廷正义主义的确立、背离与回归

· 李紫莹

内容提要 正义主义是阿根廷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治学说，是阿根廷正义党的指导思想，历经庇隆时期的确立、梅内姆时期的背离和基什内尔时期的回归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其诞生和演变受阿根廷国内外形势的影响，有着深刻的主客观原因。作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潮，正义主义在阿根廷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新的历史时期正义主义的再度崛起是阿根廷人民对全球化冲击的回应，也体现出阿根廷新一代领导人对本国发展道路的探索。

关键词 阿根廷 正义主义 庇隆 梅内姆 基什内尔

正义主义(Justicialismo)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是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多明戈·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提出的一种政治学说，因其创始人的名字也被称之为庇隆主义。正义主义是庇隆创建的阿根廷正义主义党(又称庇隆正义党)的纲领和指导思想，它对战后阿根廷的发展进程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此为基础的正义主义运动至今仍对阿根廷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同时还对整个拉美政治思潮产生重要影响。半个多世纪以来，正义主义作为正义党的纲领和理论武器，通过正义党政府的政策付诸政治实践，在其发展过程中，随着时代的演变发生了很大变化。总的来说，正义主义经历了庇隆时期的确立、梅内姆时期的背离和基什内尔时期的回归三个阶段。

一 正义主义的确立

作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一种思潮，正义主义深受欧洲职团主义、拉美民众主义、阿根廷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是一个内容庞杂的思想体系。20世纪30年代，由于经济上的崛起，阿根廷民族资产阶级提出了一系列政治要求，这为正义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条件；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的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则是正义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

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阿根廷人深受要把阿根廷建成政治上独立、经济上自给、文化上一枝独秀的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理想的激励，正义主义把

这一理想归纳为以下模式：经济上实行保护主义；文化上实行排外主义，反对文化融合；军事上不与国际结盟。庇隆始终满怀这种理想，并把这一理想付诸于自己的政治实践。正义主义成了连接阿根廷民众这串独立自强梦想项链的一根绳子，成为多数阿根廷人实现梦想的一个政治载体。^①

庇隆把正义主义的理论概括为“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三大纲领性口号，认为这三大口号包括了正义主义的全部理论内涵，是正义主义的精髓。“政治主权”是指政治上重视人的作用。他认为，正义主义完全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哲学。一切努力都是为人着想，凡是对别人适用的，也应适用于别人赖以生存的社会，因此，为了使阿根廷人成为自由人，国家必须拥有政治上的主权。“经济独立”是指把国家经济从被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监护、控制和支配的状态下彻底解放出来，主张实行外资企业国有化，限制外资在本国的发展，加强国家干预，支持本国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逐步改革经济结构，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社会正义”是指实行社会福利和社会改良，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主张“人道地使用资本”，迫使资本家为工人增加工资和安排就业，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等等。

1946年，阿根廷民族资产阶级终于在与寡头势力的较量中获胜，庇隆当选总统，为阿根廷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内确立了领导地位。在1946~1955年执政期间及1973年再次执政期间，庇隆以正义主义学说为指导，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和经济改

收稿日期：2009-03-23

作者简介：李紫莹，女，1996年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西班牙语专业。现为北京城市学院西班牙语专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拉丁美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城市学院，北京 100083)

^① Manuel Mora y Araujo, *De Perón a Menem Una Historia del Peronismo, Peronismo y Menemismo*, Buenos Aires, Edición EL Cielo por Asalto, 1995, p. 55.

革,对内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发展民族经济,提倡阶级调和及劳资合作;对外奉行与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保持等距离的外交政策,对阿根廷民族经济的发展及社会政治的调整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正义主义的诞生顺应了阿根廷民族资产阶级崛起的趋势;作为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混合物,其思想体系集中反映了阿根廷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主张。正义主义在阿根廷现代政治中的崛起,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阿根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反映了阿根廷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进程。

二 正义主义的背离

20世纪80年代末,在阿根廷人民经受国家严重的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失去的10年”之时,国际社会经历了当代最剧烈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在政治领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彻底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冷战时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挫折,左派运动和斗争陷入低谷。

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全球盛行,成了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和发展范式。1989年“华盛顿共识”的出台,对恢复经济一筹莫展的拉美经济学家及许多有着亲美背景的拉美国家领导人而言,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和调整似乎势在必行。阿根廷也不例外。

作为正义党总统候选人,卡洛斯·梅内姆以庇隆的接班人和正义主义改革家的身份登上了阿根廷政治舞台。1989年执政后,面对80年代后出现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他提出了一整套应对全球化的理论。在1989~1999年执政期间,作为正义党主席和阿根廷总统,梅内姆领导阿根廷进行了结构性改革。时任总统府战略计划国务秘书豪尔赫·卡斯特罗在其1998年出版的《第三次革命》一书中把梅内姆领导的改革称为“阿根廷现代史上和庇隆主义历史上的第二次革命”。然而,其内涵已与传统的正义主义相去甚远。

作为一套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和理论主张,“第二次革命”首先提出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它认为,90年代新的国际形势具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出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的浪潮,表现为生产体系的全球化;二是在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后,世界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美国在世纪末自然成为唯一的、没有军事对手的超级大国”^①。冷战结束后梅内姆对阿根廷在世界中的地位重新作了定位,认为阿根廷要把握当前全球化这一极好的发展机遇,必须适应以美国霸主地位确立和经济体系全球化为特征的新的国际现实,否则,重振阿根廷经济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的。

基于以上判断,在经济上,梅内姆放弃了正义主义主张的发展本国工业、实行国家干预的模式,转而实行彻底的市场化,即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开放化,完全依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对经济进行调控。从国家大力干预经济转向实行充分市场化,从大量创办国营企业转向实行私有化,从对贸易实行大力保护转向实行贸易自由化,从限制外资流入转向大量吸引外资,梅内姆政府实行的这些改革使阿根廷政府或丧失或放弃了对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在经济发展问题上遵循美国倡导的“华盛顿共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药方”照单全收,使阿根廷成了被美国和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称赞的“第三世界改革的样板”。然而,阿根廷胡胡伊省的一位工会领袖愤愤地说:“梅内姆认为,由于他使我们国家听命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把我们带进了第一世界。但是,工人们奋斗了一个多世纪才争得的权利,短短几年时间就丧失殆尽了。现在我们这儿已成了殖民地,只差克林顿来这儿升美国国旗了!”^②

在外交上,梅内姆政府实行所谓“外围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其实质是放弃国家在外交问题上的独立立场,转而听命于美国的摆布。这与传统的正义主义所坚持的民族主义方针和国家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是背道而驰的。梅内姆的政策被国外一些学者称为“政治仆从主义”。

工会是传统的正义主义的重要支柱,同时也是正义党政治资本的重要来源。而梅内姆上台后却发起了“去工会化”运动,试图摆脱工会对正义党的控制,致使90年代中期阿根廷的工会组织发生了分裂,而梅内姆政府则对其实行“分而治之”。为梅内姆提供政治资本的集团换成了另一个利益集团——“跨国资本主义”,这一集团通过梅内姆的

^① [阿根廷]豪尔赫·卡斯特罗著,徐世澄译:《第三次革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37页。

^② 曾昭耀:《经济全球化: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新挑战》,载《现代化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83页。

政策获得了不菲的政治优惠和经济利益。

可以这么说，冷战结束后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梅内姆领导的正义党政府对庇隆倡导的正义主义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放弃传统的民族主义立场和方针，转而全面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尽管梅内姆本人及其顾问班子始终宣称他们是“庇隆主义者”，是在新时期发展了正义主义理论，然而，“第二次革命”的主张本身已与庇隆提出的传统的正义主义背道而驰了。

在阿根廷，正义主义出现这样的背离是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的。在主观上，在1983年和1985年举行的两次大选中遭到失败的正义党，迫切需要改革，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回应阿根廷民众走出经济低谷的发展诉求。其实，当时正义党人面临的任务与庇隆时期已有很大不同，历史发展进程已为阿根廷提出了新的执政目标：彻底放弃闭关自守的内向型发展模式，把阿根廷推向世界经济的大潮，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把阿根廷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力争与世界同步发展。在客观上，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世界左派运动陷入低谷，在经济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改革措施，实行经济开放，以期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在当时，可供阿根廷政府选择的改革办法并不多。计划经济的道路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而其时正值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鼎盛时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对新自由主义推崇备至，阿根廷不可能另辟蹊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阿根廷选择市场化的道路是不可避免的。

梅内姆政府实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给阿根廷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从梅内姆第二任期的后期起，即从1998年下半年起，改革的副作用逐渐显现，受国际金融形势动荡的影响，阿根廷经济形势开始恶化。1999年上台的保守派总统费尔南多·德拉鲁阿没能看好梅内姆留下的烂摊子，虽然多次出台经济政策并频繁更换经济部长，但都未果，阿根廷经济衰退进一步加剧，财政收入呈螺旋型下降，赤字有增无减，股价暴跌，国家风险指数超过3000点，政府无力偿还外债，外资大量出逃，外汇储备大幅下降。2001年12月阿根廷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继而引发了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然而，即便如此，还应一分为二地分析梅内姆改革对阿根廷现在的经济政策和发展产生的影响。在“华盛顿共识”影响下开始的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

改革，它使阿根廷经济实现了从内向发展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改革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它使阿根廷走出了80年代“失去的10年”的阴影，增强了国民经济的活力，基本跟上了经济全球化的步伐。1991~1998年，阿根廷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6%，达历史最高水平。^①但是，僵硬的货币局制度造成的币值严重高估，金融自由化的步伐过快，对短期投机资本不加限制，债务负担过重，巨额财政赤字，以及过度强调市场自由，放弃政府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忽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严重的政府腐败等，导致出现两极分化严重、贫困加剧、失业等社会问题。

三 正义主义的回归

2002年1月3日，在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于一体的三重危机中，经议会选举就任阿根廷总统的爱德华多·杜阿尔德是正义党资深议员，杜阿尔德派也是当时正义党内能与梅内姆派分庭抗礼的最重要的一个派别。他在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紧急的经济改革政策，稳住了阿根廷的混乱局面。

在2003年5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得到杜阿尔德支持的内斯托尔·基什内尔作为正义党中胜利阵线的总统候选人，在梅内姆宣布退出第二轮投票的情况下，以弱勢当选，并于5月25日正式就任阿根廷第27届总统。

阿根廷民众在严重的危机和生活的窘迫中，无奈在十几位候选人中选择国家和自己的命运，痛定思痛，他们开始对梅内姆在90年代实施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进行反思，认为正是巨额的外债拖垮了阿根廷的经济，希望代表着“变革”的一支新的政治力量能带领阿根廷走出危机。杜阿尔德和基什内尔作为新时期正义党中重要的力量，领导正义主义实现了向传统的回归。

基什内尔上台后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基什内尔奉行独立自主发展本国经济、重视发展生产和国家要对经济进行干预的主张。

他上任后对90年代阿根廷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应对目

^① [阿根廷] 豪尔赫·卡斯特罗著，徐世澄译：《第三次革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57页。

前国家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民众遭受的困苦负责；他采取了背离新自由主义基本准则的一些重大举措：实行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降低利息率，特别是降低对企业贷款的利息率；提高税收，改变税收结构，相对降低企业的间接税，提高收入税；强化出口税收政策，等等。在基什内尔实行的改革过程中对新自由主义改革中被忽视的政策或被执行过度的政策加以修正和调整（如僵硬的货币局制度，过快的金融自由化步伐，不加限制的短期资本投机，过重的债务负担，巨额的财政赤字等问题）。这种调整的方向是非新自由主义的，有传统的民众主义的特点，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的庇隆主义。基什内尔采取的是一种稳健和务实的修正和调整型的经济政策，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使国家逐步脱离原来的新自由主义轨道。不过，基什内尔尽管提出了背离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政策，但在具体政策上并未对新自由主义加以全盘否定，而是延续了90年代经济改革的开放式发展方向，继续奉行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战略部门私有化、对外资提供优惠待遇等政策。

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基什内尔既坚持谨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实现财政顺差的基础上奉行重建“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又通过保持本币对美元的弱势地位而保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作用，即在保持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基础上保护和振兴本国工业。这种市场与国家干预并重的经济政策体现了正义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对经济政策的调整和探索。

第二，重新确立正义主义所奉行的维护国家利益、反对美国霸权和干涉、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的政策。

在与美国的关系问题上，基什内尔彻底改变了从梅内姆执政时起一直延续至德拉鲁阿执政期间所奉行的一味跟随美国的外交立场。上任伊始基什内尔就表示，阿根廷和美国将不再是“肉体的关系”；在第四届美洲国家首脑峰会上，作为东道主，他当着布什总统的面批评美国的“华盛顿共识”给拉美人民和阿根廷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他还邀请古巴卡斯特罗主席参加自己的就职仪式，积极发展与委内瑞拉的能源合作，推动委内瑞拉加入南方共同市场。但基什内尔在反恐、扫毒、反洗钱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等问题上与美国积极配合。

基什内尔曾表示，在外交问题上，阿根廷应回归历史上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基什内尔认为，

阿根廷的外交政策应体现出传统的正义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第四届美洲国家首脑峰会上，以阿根廷和巴西为首的南方共同市场坚决主张只有在美国取消农产品补贴的基础上才能重启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

第三，重提社会正义，保障劳工权益，重视工会作用。

梅内姆的“去工会化”运动使工会在阿根廷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大大下降。而基什内尔则从竞选时起就在有意强化工会和劳工阶层的重要性。在竞选期间的各种公开活动中，基什内尔参观工厂和车间，并分别与工人和工人代表进行对话。无疑，他要把自己的政治活动与传统的正义主义植根于工厂文化和历史上重视工会作用的形象联系起来。

基什内尔上台后多次提高最低工资和养老金标准，进行劳工制度改革，保障工人权益，出台一系列救济政策和长期的社会计划，解决严重的贫困问题和失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特别是对“拦路者”运动采取“怀柔”策略，都体现出他对实现社会公平和重视劳工问题的思路。

第四，重组正义党，加强组织建设，力求推动其新的历史时期的进一步发展。

2007年基什内尔的任期结束，在10月举行的大选中，其夫人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以执政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身份参加大选并最终获胜，于2007年12月10日正式就任总统。克里斯蒂娜政府基本上延续了基什内尔执政时期的政策和主张。

面对世界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基什内尔卸任后积极致力于重组和振兴正义党，提出重开正义党代表大会，确立其组织机构建设的新目标。他表示，重组正义党是为了使这个阿根廷最大的政党重新正规化和现代化，改革它的机构，增强其活力，党的宗旨将是致力于保护国家的生产力并创造就业机会，成为一个能为政府献计献策并为其采纳的重要政治力量。^①他还认为，正义党应重组为一个结构上更年轻化的政党。^②在2008年3月正义党的党员代表大会上，正义党修改了组织章程，并为提高工作效率对机构作了精简，将党

^① “El PJ se Alinea para Nombrar a Kirchner Jefe del Partido”. <http://www.infobae.com/notas/nota.php?idx=368022>

^② Nicolás Tereschuk, “Kirchner Va por un ‘Nuevo’ Justicialismo”. <http://www.rebelion.org/noticia.php?id=62179>

的全国委员会委员从110人减少至75人。

在新的正义党的思想倾向上,基什内尔表示,新的正义党应是一个“中左”阵线的政党。^①新的正义党要发扬正义主义那种广泛团结工会组织、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的传统。在重组后的正义党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委员中,包括7名工会组织的代表,此外,还有5位市民运动的代表,其中3位是青年组织的代表。整个领导层中包括9位女性,占总数的12%。^②副主席不仅有工会代表,还有一名女性。

四 对阿根廷正义主义的评价

作为阿根廷土生土长的一种资产阶级政治理论,正义主义是在阿根廷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应运而生的。它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阿根廷生产力发展的状况,适应阿根廷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形态,符合阿根廷资产阶级的要求。

半个世纪政治斗争的实践证明,作为阿根廷最重要的政治学说,正义主义的主张在国内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正义党的几次掌权都可以说是在阿根廷出现较大的经济危机、社会混乱、人民生活困难、贫富分化严重的危难时刻。实践表明,就中产阶级占绝大多数人口的阿根廷社会而言,正义党的民众主义主张符合大多数人民的愿望。这正是正义主义至今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正义主义的诞生和发展是阿根廷民族主义的充分体现。正如英国学者C.凯所说:“在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具有一种进步的内涵;其表达形式就是一种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或甚至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拉美的民族主义情感尤其针对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拉美内部事务的控制。”^③无论是庇隆奉行的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等距离的“第三立场”,还是基什内尔奉行的具有明显“离美”倾向的外交政策,都体现出正义主义所奉行的坚持民族独立、从本民族利益出发自主决定外交政策的民族主义主张。

正义主义学说和理论几经沉沦和发展,始终在阿根廷当代的政治思想史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正义党人以及正义主义的发展决定着阿根廷未来的命运。作为传统上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民众的国家,左派思潮和左派政党在阿根廷有着传统的群众基础。在结束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几乎承受新自由主义改革所有负面影响的阿根廷中下层人民痛定思痛,再次选择正义主义作为变革图

强的主张。这是阿根廷人民对全球化冲击的回应,也体现出阿根廷新一代领导人对本国发展道路的探索。正义主义力量从低谷到再度崛起,符合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客观规律。应该说,正义主义在阿根廷的回归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正如阿根廷学者所言:“庇隆主义是一场运动,它出现在阿根廷的政治生活中,在每一个历史关头,坚定明确的决心,对付和解决时代的主要挑战。”^④然而,如何与拉美其他左派政府一道,探讨适合本地区发展的替代模式,面对经济全球化,在实行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贫困问题、实现社会公正,解决资本与再分配的关系问题,走出阿根廷经济结构性困境,在民主制度的框架内稳步前行,摆脱对美国过度的经济依赖和政治依附,践行“开放的地区主义”,在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正义主义者任重而道远。

主要参考文献

1. [阿根廷] 豪尔赫·卡斯特罗著,徐世澄译:《第三次革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
2. 沈安:《阿根廷模式与新发展主义的兴起》,载《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1期。
3. 肖枫等编写:《当代拉丁美洲政治思潮》,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
4. 曾昭耀:《经济全球化: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新挑战》,载《现代化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5. *Filosofía Peronista*, Buenos Aires, CS Ediciones, 2005.
6. *Doctrina Peronista*, Buenos Aires, CS Ediciones, 2005.
7. *Peronismo y Menemismo*, Buenos Aires, Ediciones El Cielo por Asalto, 1995.
8. “Así Será el Nuevo Peronismo de Néstor Kirchner”, http://www.perfil.com/contenidos/2008/04/18/noticia_0057.html

(责任编辑 蔡同昌)

^① Nicolás Tereschuk, “Kirchner Va por un ‘Nuevo’ Justicialismo”. <http://www.rebelion.org/noticia.php?id=62179>

^② “Así Será el Nuevo Peronismo de Néstor Kirchner”. http://www.perfil.com/contenidos/2008/04/18/noticia_0057.html

^③ 江时学:《论拉美民族主义的兴衰》,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

^④ [阿根廷] 豪尔赫·卡斯特罗著,徐世澄译:《第三次革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92页。